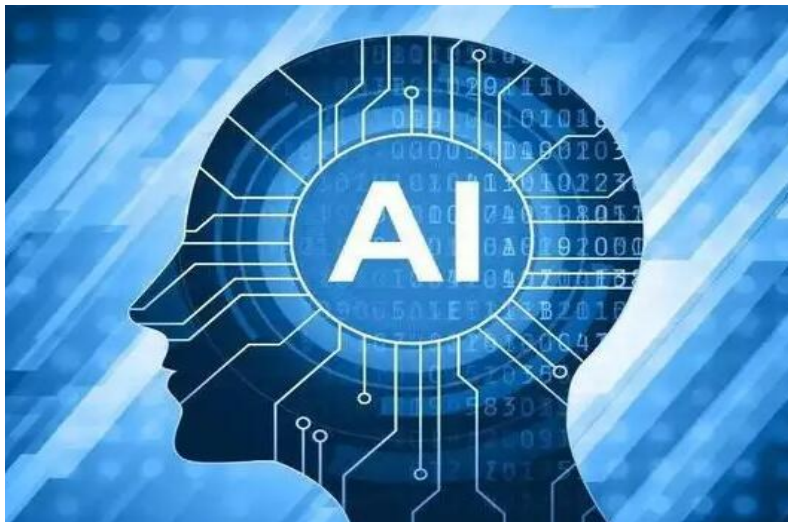


从诗歌创作到作曲作画

AI能“理解”人类的情感了？



网络图片

从 Disco Diffusion 到 DALL·E, 阿文的心灵地震了两次。2015年, 25岁的数据分析师阿文进入了视觉设计行业。在此之后, 他使用过可以进行风格迁移的辅助工具, 让待处理的图片变换各种风格。而通过输入几个指令就能够绘出一幅画——这种事情他以前想也不敢想。直到 AI 作画工具陆续诞生, 一次又一次的尝鲜不断颠覆这名设计师的认知。

AI作画撼动画手和设计师职业？

今年4月, 阿文躺在床上刷着微博。当他看见一个艺术家朋友晒出一幅自称 AI 直接生成的画——一张赛博朋克风格的概念场景图, 瞬间弹跳了起来。一半是震惊, 另一半是怀疑, 他立马上网找了朋友所说的工具——Disco Diffusion。当晚研究了教程后, 阿文用 Disco Diffusion 画了一幅向日葵, 而这一切只需要在 Disco Diffusion 输入一句话: 星空下的向日葵花海。他立马把这幅画发给几位创作者朋友。一石激起千层浪, 阿文的圈子炸了。4月30日, 阿文让 Disco Diffusion 模仿19世纪画家亨利·方丹·拉图尔的画作, 生成效果却不及原作的十分之一。他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写道: 我并没有妄想 AI 能企及甚至超越这些艺术家。恰恰相反, 所有的测试结果都在证明着这些艺术家的伟大。

“但3个月后我被打脸了。”阿文笑道。从第一个火出圈的 AI 作画工具诞生开始, 出于好奇心与职业需求, 阿文一直追踪相关领域的动态, 甚至加入了不少 AI 工具的内测群里, 一路见证着 AI 作画的成长。直到 Stable Diffusion 出场, AI 作画已能够高度模仿艺术家的风格。

AI 作画潮流如一夜春风, 唤醒文化产业中许多沉睡的人, 迅速引发关注。社交网络众声喧哗, 有诸多担忧 AI 侵犯版权、践踏创造力、取代画手的声音, 也有对 AI 抱有期待的乐观主义者。

沉浸设计行业数年, 本该产

生职业危机感的阿文, 却是乐观的那一派: “乍一看它的效率非常高, 但其实真正用到实际工作中的时候, 又没有那么出彩, 这是我最大的使用感受。”他觉得, AI 作画工具现在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 让它完全替代画家还为时过早, 然而只把它当做一个可以批量生产简单图形的效率工具, 又有点浪费。

Soulframe 是一名独立游戏制作人。他认为, 现阶段的 AI 作画对美术需求方的意义可能更大。也就是说, AI 能帮助甲方成为更好的决策者。在他看来, 根据需求方的 prompts (提示词) 生成的图像, 总是比一堆描述性的文字来得更加直观, 甚至还可以唤醒“保守”决策者的想象力。

据量子位智库关于 AI-generated content (AI 生产内容, 以下简称 AIGC) 的产业报告, 总体而言, AIGC 目前对内容消费领域的整体影响相对有限。但随着技术的商业应用逐渐深入, AI 作画将对内容行业的人才结构产生影响。由于前期渲染、整体调色等基本技能将交由 AI 完成, 设计师的工作重点将会向提出 prompts 转移——即如何将艺术设想清晰地描述给 AI, 并提升自身的创意、审美、讲故事及搜索能力。

“我觉得未来是很有可能出现 prompts 师的。”阿文参加过很多 AI 作画工具的内测。在群组中, 他总能看到有一些特别擅长写 prompts 的人, 能够调试出最为精彩的画作。

一幅 AI 画作拍出 43 万美元的高价

随着 AIGC 日渐成熟, AI 将成为内容工厂的赛博流水线工人吗? 文化创意从业者的双手与思想将得到解放吗?

当 DALL·E 出场时, 阿文试图用它探索解决“难缠甲方”的经典问题: 能不能让大象转身。DALL·E 很轻松地画出两张分别展示同一只大象的背部与正面的图片。因此, 不少人戏称它是“甲方终结者”。

画师、设计师苦于甲方变幻不定的要求是创意行业心照不宣的难题。沉浸体验市面已有的 AI 作画工具之后, 阿文觉得所谓“甲方终结者”目前还只是“吐槽”式的段子。“放在实际工作中, 需要调整的细节还是得自己动手才更高效”。

在阿文看来, 只有当 AI 能够摆脱对他人的模仿, 能够更好地处理细节问题时, 才是一位真正完美的设计助手, 才能真正解放自己的双手。“当然, 那个时候或许它也能够取代我。”只是比起自己动手设计、创作获得的快乐, 使用 AI 创作作品的成就感要少得多。

“有的时候我感觉它像是活

生生的人, 像一个任劳任怨的乙方。”阿文说。8月, 他发布的模仿川瀨巴水风格的 AI 画作引发网友热烈关注, 他把 Stable Diffusion 署名为设计师, 把自己署名为设计助理。

有的网友形容让 AI 作画就像在“施魔法”, 念的“咒语”越多, AI 才能够更加理解使用者的意图。“接下来的发展趋势就是提升 AI 作画的可控生成, 也就是说, 怎样做才能使作品更加贴合使用者的指令。”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AI 生成视频工具 CogVideo 作者丁铭说。

艺术家邱志杰曾将 GAN (AI 生成图像三大模型之一) 定义为 2019 年艺术界最火的新锐艺术家。法国艺术组织 Obvious 运用 GAN 创造了 11 幅艺术作品, 其中一幅作品曾出现在 2018 年 10 月佳士得拍卖会上, 并以 43 万美元的高价被拍走, 一时引发轰动。今年 9 月, 用 AI 绘图工具 Mid-journey 生成的《太空歌剧院》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举办的博览会艺术比赛上获得数字类别头奖, 争议不断。邱志杰认为, AI 的发展, 可能会倒逼艺术家的“进化”。

AI的情感、意识及未来

眼见自己的作品被纳入 AI 的训练数据集, 并由 AI 创作出与个人风格如出一辙的作品, 有的艺术家则表达了忧虑和愤怒。

据 CNN 报道, 德国的一对艺术家联合两位合作者推出了“Have I Been Trained”, 一个可以帮助艺术家查找 LAION 数据集的搜索引擎, 查看自己的作品是否被用于训练。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冯原曾表示, 人工智能会面临一个“心灵难题”: 人类的心灵具有情感特征, 而艺术创作离不开这种情感特征和内分泌的神经化学机制。在未来, 如果 AI 能够超越模仿, 进化出原创的能力, 甚至能带着“意识”与“情感”创造, 这时该如何重估 AI 艺术的价值?

人们总是希望 AI 能够“成为人”。在科幻影片《银翼杀手》中, 人造人 Roy 在死亡将至时, 饱含诗意与感情, 吟诵道: 我所见过的事物, 你们人类绝对无法置信。我目睹战舰在猎户星座旁起火燃烧, 我看着 C 射线在唐怀瑟之门附近的黑暗中闪耀。所有这些时刻, 终将流失在时光中, 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

“其实 AI 现在多多少少能够

理解一点人类的情感。”丁铭说。通过映射, 当操作者输入“一个快乐的人”, AI 能够将“快乐”与“笑容”对应起来, 从而画出一个面带笑容的人。只是在实际应用中, AI 对情感的理解和模拟还停留在浅层。

“至于 AI 能不能有意识, 研究界也有不少探索, 但大多还只是假说。”丁铭说。上世纪末, 美国心理学家伯纳德·巴尔斯等人提出意识模型“全局工作空间理论(GWT)”, 是当代主要的神经科学意识理论之一。有人提出, 当下的深度学习已经可以基于 GWT, 将处理不同模态转换的神经网络即功能模块, 结合为一个系统, 从而迈向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阶段。AI 艺术的未来能达到怎样的高度, 似乎也取决于意识模型的应用进程。

AI 画作的价值, 又关系到对艺术价值、功能等方面的界定。邱志杰表示, 艺术的价值不单是美学的, 也是社会的, 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至于 AI 能不能开创艺术史乃至人类的新篇章, 则需要交由时间和科技验证。

(据《羊城晚报》)